

前 言

《南皮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生前倡导的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文化建设事业，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新时期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主义教育，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编纂出版文史资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意义深远重大。

文史资料的征集是规定了一定时限的。它起于清末的戊戌变法，止于建国后的“文革”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工商、文化、教育、科技、宗教、华侨、社会诸方面。是历史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撰写的真实资料。有着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特殊作用。正因为它能公正客观、实事求是评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总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所以又有资政育人，团结各阶层人士为祖国建设作贡献的功效。

南皮县地近京畿，历史悠久。历代以来，人文荟萃，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近百年来，政治风云动荡、变迁，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与南皮有关联，给南皮县历史增添了光彩。如清末重臣张之洞、张之万，民国国民党元老张继，江苏都督刘奉新，著名河北梆子演员刘喜奎等。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亟待挖掘整理。南皮县政协文史工作起步较晚。征集任务十分艰巨，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掌握资料的老人年届耄耋，抢救工作迫在眉睫。因此我们热切希望各界人士积极撰稿，秉笔直书，协助我们把文史工作搞好。

在征集出版《南皮县文史资料》第一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全国著名书法家、九十三岁高龄的肖劳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张达驥、刘鸿逵、刘云骥、张鸿举、王国权、汤卓林等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哈尔滨评剧院的喜彩苓同志以亲身经历整理了《我的艺术生涯》一文,从遥远的东北边疆寄回家乡,在此我们表示由衷地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又缺乏编审经验,史实文字疏漏、谬讹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目 录

津南农民自卫军	汪昭汶 (1)
张之万述闻	张达驥口述 周玉通 周宝华整理 (8)
杀害秋瑾的魁凶——张曾阳	周宝华 (39)
张继轶事	傅振纶 (44)
张继家世述闻	张鸿举 (49)
轰动津门的“南皮张氏双烈女”案	周宝华 (52)
我所知道的刘贡三先生	刘云骥 (65)
隋先生树村事迹纪略	刘鸿逵 (69)
御拳师霍殿阁	周宝忠 (73)
王清林轶事	许秋波 (81)
解放前的南皮师范学校	王国权 张云周 汤卓林 (83)
民国时期南皮县教育概况(1904—1931)	周玉通 (87)
一代名伶——刘喜奎	周宝华 (89)
已故著名河北梆子女演员刘喜奎弃舞台后轶事	陶广仁 (117)
我的艺术生涯	喜彩苓 (128)
张占福	周宝华整理 (154)
肖宝重	刘秀义 曹清泉整理 (158)
李双福	刘俊升 刘秀义整理 (159)
金佩兰	刘秀义整理 (160)

被 五 朵	刘俊升整理(161)
南皮县河北梆子剧团发展概况	陈彦平 刘俊升(163)
范家坝惨案始末	王玉良(166)
一九五六年南运河抗洪纪实	王玉良(169)
南泊公路之今昔	汤卓林(173)
王寺御匪记	刘云骥 鄯厚浦(177)
匪霸——“宣五夹子”	张鸿举(183)
津南试馆	刘鸿遵(188)
南皮城旧貌	张执允(190)
文 庙	周玉通(194)
焦山寺楹联	周宝华(196)
清 理 会	汤卓林(198)
解放前南皮县的“慈善会”	汤卓林(200)
甘氏糕点铺	甘玉清口述 周宝华整理(201)
南皮小米面窝头	张执允(207)
后 记	(209)

403/97

津南农民自卫军

汪洛汶

1925年中国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的前夜，军阀割据，兵荒马乱，民不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国共两党合作，准备北伐，消灭军阀割据势力。就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员张隐韬，在自己家乡南皮、盐山、庆云一带，发展农民武装，举行武装起义。这是中国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农民武装——津南农民自卫军。

张隐韬，南皮唐家务村人，中共“一大”党员。1925年黄埔军校毕业后，受党组织的派遣，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到河南开封国民二军搞军运工作。张隐韬与搞军运的同乡刘格平一起来到豫北卫辉府（汲县）和新乡的二师四旅史可轩部。张隐韬被委任为副旅长，刘格平被委任为上尉副官。

国民二军是冯玉祥的部队。当时，冯玉祥思想倾向广东革命政府，赞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他的部队里有许多思想比较进步的将领，象史可轩就是一个。九月，国民军决定攻打盘踞在天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下李景林部。张隐韬分析北方革命形势，认为“北方主要问题是反对奉系军阀。国民军特别是二、三军，有的整师、整旅、整团都是收编曹（锟）吴（佩孚）的部队，一旦有事是靠不住的。在黄埔军校由我们党、团员组织的军官革命团，在东江战斗中，攻无不克，勇不可挡，充分证明，我们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才行。象苏俄那样，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刘格平同意他的意见，认为，应充分利用这场消灭奉军大战

的有利时机，发动武装暴动，以策动国民军打败在天津的奉军，扩大我党影响，建立革命根据地。于是，决定：由张隐韬去津南农村，搞农民武装打接应；刘格平到天津搞工人武装打内应。然后，两支队伍到津南会师，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农历九月，张隐韬从史可轩那里借了一部分枪，收集了一部分人，又在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弓富魁旅长那里，借了十几支枪，带着参议陈秀福，共三、四十人，打着国民党二军旗号，乘火车北上。途经石家庄等地，在藁城东进行了一次集结，已有四、五十人，三、四十支枪。向东经晋县、深县、武强、交河南，到泊镇，一路招兵买马，收集散兵游勇，缴了一部分从石家庄败退下来的奉军的枪，又收编了部分地方民团，部队达到四、五百人。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泊镇召开了由当地群众参加的一千多人的大会，宣布成立“津南农民自卫军”。张隐韬任司令兼党代表，陈秀福任副司令。制定了纪律，宣布了“驱逐帝国主义、铲除封建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

农民自卫军自泊镇开拔，挥师东下，浩浩荡荡开进南皮县城。城里的地方民团、警察没有敢动劲，就被缴了枪，共一百多支。但很快又把枪还给了他们。张隐韬找到县长提出三条：一是供皮饷费，按月发军饷，二是不准横征暴敛，取消苛捐杂税；三是打击侵犯农民利益的土豪劣绅。县长依仗自己是国民二军委任，而不把张隐韬放在眼里，反唇相讥道：“不收捐，不征不敛，谁有钱给你们？”张隐韬很气愤，一顿呵斥，县长这才连声陪情，忙令取款五千元交付农民自卫军。

农民自卫军，勒令县长取款，声势大振，部队发展很快。不久，部队开进盐山县城，县长姓李，同样由国民二军委任，原属直系军阀吴佩孚旧部政客。张隐韬提出供饷问题，盐山县长认为农民军是不屑一顾的流贼而伙，什么经费、约法，一福没有答应。并没好气地说：“如果这样，你们可以喝西北风。我李某绝无任何奉送！”说完，转身就走。张隐韬喝令：“站住！”县长也不回头，张隐韬一

枪将其击毙。农民自卫军驻扎盐山县城，整顿了军纪，紧接着进军庆云。庆云县城是奉军张宗昌在山东东部边防地，一个营的守军，闻报农民自卫军来攻，弃城南逃。农民军一举占领庆云，收编一百多名地方民团。农民自卫军打得是“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奉派张军阀”、“取消苛捐杂税！”口号，庆云、无棣两县的青年纷纷前来投军，部队很快发展到一千二百人。编成三个步兵大队，一个五十多人的手枪骑兵团。

而后，部队留下第一大队镇守庆云，二、三大队和骑兵团向西北进发，选择盐山南部、乐陵北部、沧县东部、南皮东部、庆云西部，在五县共管的这片边缘地带活动，司令部设在旧县镇。部队经费由这五个县供给，从县里拿不到时，就由其所辖地区政府筹集。每个战士每月津贴为一块银元。虽然待遇很低，但军纪严明，士气很高。农民自卫军驻扎旧县立住脚跟后，以“快邮代电”方式，向全国发表了《农民自卫军宣言》。

《宣言》发出之后，震动了全国，震动了整个国民军。由于农民自卫军触犯了当地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利益，有些坏人写信告发。国民二军司令、河南督办岳维峻是个反动的家伙（后在苏区剿共，被我军打死），他为排除异己，遂发布命令消灭这支部队，并通缉张隐韬，就地正法。国民三军司令部也发布了类似的文告。三军门智忠旅进驻盐山一带，监视农民自卫军的活动。二军弓富魁旅亦由桑园退驻泊镇、南皮一带布防，并四下设伏，准备围剿农民自卫军。

农民自卫军处于危机关头，张隐韬急忙给刘格平拍去电报，要他赶快来庆云县城或旧县镇，共商对策。再说刘格平，在天津一晃两三个月，没听到张隐韬的消息，很是着急。一天，在天津驻防的史可轩突然找到刘格平说：“张隐韬在南皮、盐山一带向全国发了一个快邮代电，发表了成立农民军宣言，岳维峻有令消灭这支军队，在整个国民军中都震动了。”刘格平一听大为震惊，他知道岳很反动，便愤愤不平地说：“岂有此礼，为什么不能组织革

命武装呢？”史可轩说：“当然可以，不过以这个名义出来，有些人就生疑，就害怕。”刘格平为和张隐韬取不上联系很着急，于是去天津地委汇报。地委负责人于方舟指示刘格平“不了解那里的情况，万不可盲动行事，可以带上助手去探探，需要什么及时打电报来。”正在这时，刘格平接到张隐韬的电报，赶紧换上便衣，带上一个帮手和国民二军护照，乘“闷罐列车”南下。

张隐韬给刘格平发出电报后，感到形势紧急，又马上亲赴天津，找到天津地委，汇报了农民自卫军的处境。党组织要给他派一批党、团骨干，充实农民军，他问明都是一些青年学生，不懂军事，便婉言谢绝了。随后找到国民二军史可轩商量，史可轩同意张隐韬把农民自卫军拉到天津同他合编，以摆脱被吃掉的险境。

刘格平赶到庆云县城，农民自卫军在这里住着一个大队，三、四百人，张隐韬去天津未归。刘格平听说陈秀福担任农民军副司令，心里很不是滋味。陈秀福是个国民党右派，老奸巨滑的政客，他在农民军中安上了不少亲信当干部，刘格平早就认识他。

刘格平在庆云县城住了四天后，被护送到旧县镇。张隐韬从天津还没有回来。旧县镇住着两个大队，相当两个营。陈秀福说这里的农民军，恐怕不能自卫，感到很不安，要求刘格平到盐山县城的国民三军门智中旅看看说说，防备他袭击农民军。刘格平遂到了盐山，见了门智中的参谋长，介绍了农民军的情况，同时了解到岳维峻确实下达了剿灭农民军的指令，造了不少农民军的谣言。当晚刘格平回到旧县镇，正好张隐韬从天津回来，二人说不尽的高兴。刘格平被委任为农民军的参谋长。

张隐韬向刘格平介绍了农民自卫军的情况以及下一步的打算，他谈到：一、当时形势是好的，可惜我们力量太小，不容易单独站住脚；二、在国民军中比较可告的，只有史可轩一旅，他下面的两部分，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一个徐全忠大营，一个任警哉教练所（张隐韬在史可轩旅时发展的党员），我们和这个旅合起来有发展前途；三、北方党的力量不够强；四、群众基础差，没有象

南方那样组织农民协会；五、部队中党、团力量很弱，只有几个人，还没来得及在部队中发展建立党团组织。为了摆脱被吃掉的危险，他们决定把庆云一个大队马上调过来，第二天去泊镇上火车，到杨柳青与徐全忠、任警哉会合。

第二天，调来庆云那个大队。陈秀福开始不同意和史可轩合起来，认为他的身份不适宜在一个旅里面工作，以后才勉强同意。张隐韬跟刘格平说：“陈秀福这个老滑头，真不好共事。”刘格平说他用错了人。

农民军向西进发，来到旧县吃饭又行军，途经南皮寨子镇时，太阳快沉下去了，便驻下来。恰住盐山的门智中的一个班也来寨子号房，张隐韬十分不安。

第二天，队伍一早登程。上午十点，西望南皮土城已在眼前，部队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南皮离泊镇只有三十来里路，觉得此时可以进城好好地休息休息了。不料，部队接近县城时城门关了，不让进去。部队不能进城，继续前进，到县城南关停下，放了警戒，休息、吃饭。刘格平征得张隐韬同意，要前去看看，因为他带有国民二军的身份证。刘格平正向城门走着，迎面跑来一支十多骑的马队，到了对面一问，是史可轩从天津派来的副官韩西城，路经泊镇来送信的。说是从桑园退下来的弓富魁，受岳维峻命令来消灭这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并说弓富魁已派二十个骑兵，进了南皮城里，关闭城门不让开。刘格平一听情况紧急，赶紧回去报告情况。

经过商议，张隐韬决定雇辆车头里先走去泊镇，再乘火车去杨柳青，要格平拉着部队后面走，一打听泊镇已设卡，便改道去砖河。再说刘格平对这个大队不熟悉，经张隐韬简单介绍，他才知道，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陈秀福的侄子，曾在弓富魁部当过连长。下面三个连长，一个是新人党的共产党员，那两个连长以前都不认识，还有一个骑兵手枪队，队长是个十八九岁的白面书生。刘格平要了一把匣枪，上面压着十粒子弹，心想也不致于有事。

张隐韬立即命令部队向东北方向进发，改道去沧县砖河车站。部队到南皮城北不远的地方，张隐韬乘坐了一辆雇来的马车，刘格平和手枪队都骑马，在大队步兵头里走。走到城北不远的地方，这时有人喊：“看，哪儿的马队？”手搭凉棚一望，三里远处一路骑兵飞奔而来。这时才意识到弓富魁来打他们。敌人先开了枪，他们进行还击，敌马队一冲，农民军骑兵四处逃散，喊也喊不住。前方枪声密集，两骑兵回来报告：“前方遭到敌人截击，枪一打响，大队长（陈秀福的侄子），竟带头向敌人投降”。张隐韬跳下车，大声招呼：“格平，给我匹马！”刘格平见百步之外就是北徐庄，便喊到：“张隐韬同志，快到村子里去，我掩护你！”然后，用枪把两个敌人打下马来，然而刘格平的马也受了伤，光蹿不跑。他跳下马来伏在土壕边，又打了几枪，趁势跑进北徐庄隐藏在一个老乡家里。这时部队已被打散，张隐韬手使勃朗手枪一连打倒六、七个敌人，因枪弹打光，寡不敌众，不幸被俘。弓富魁把农民军连以上干部当场全部枪毙了，然后把张隐韬用铁丝绑在轿车上，弓富魁的一个营，门智中的一个营，“孙文主义学会”和地方民团的敌人押着张隐韬连夜赶到旧县镇西门外。住在城里的农民军两个大队六百多人，手枪队骑着马也跑回到这里来，共七百多人，敌人虽多，但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农民军如果派出一个大队，绕到敌人后面，就可能把张隐韬救出来。城墙上的农民军急得两眼冒火，恨不得冲上去把张司令救出来，可陈秀福却按兵不动，说这是为了保护张司令。

敌人把张隐韬推到头里，刺刀和枪口对着他的后心，要他向农民军喊话要农民军交枪。张隐韬临危不惧，当面痛斥敌人，说他们反对最革命的友军。敌人要枪毙他，张隐韬大义凛然地说：“枪毙我不要紧，我要当众讲话，我讲完了随你们的便好了”。张隐韬慷慨陈词，一直讲了两小时，他雄浑宏亮的声音，在天空中回荡。他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的黑暗统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苏维埃新中国，劳苦大众才能解放！”临刑前，张隐韬要了一个牌子，亲笔写

上：“张隐韬之墓，时年24岁，南皮唐家务村人。”并提出要放在他的坟头上，而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万岁！”当地群众和不少敌军士兵感动得纷纷落泪。敌营长战战兢兢地命令士兵开枪，可谁也不开枪，这时，孙文主义学会的一个特务分子开了枪。

最早在津南地区播撒革命火种的共产党员，北方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农民武装创建人张隐韬被敌人枪杀在旧县镇西门外，时值1926年2月5日，年仅24岁。农民军眼看着自己的司令被敌人杀害，个个义愤填膺，纷纷离队，一支初露锋芒的农民军就这样夭折了。

乡亲们把张隐韬烈士埋葬在故乡唐家务村南窑洼。一九八五年，战友刘格平专程从北京来南皮为烈士扫墓，并出资在南皮烈士陵园为烈士筑墓立碑。



张之万述闻

张达骥口述 周玉通 周宝华整理

清朝末年，在直隶省论及家族兴盛，门庭显赫，首称南皮张氏。张氏自明代定居南皮以来，已历二十余世，同宗子孙约万余人。至清末科举结束，先后出进士二十一名，举人五十余名，秀才二百余名。特别是清末，张之万、张之洞的飞黄腾达，外则封疆大吏，内则参赞军机，眷倚尤重，显赫一时，把张氏家族兴盛推向最高峰。清末民初百余年来，南皮张氏家族对南皮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一、生平事略

张之万字子青，河北省南皮县城关南街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七月初八日。十八岁进县学为秀才。道光十七年（1837）考取丁酉科拔贡，十九年朝考一等第三名，以七品小京官分发刑部学习行走。二十年应乡试中举，主考官王鼎（谥文恪）、廖鸿荃、贾桢、房师骆秉章。中举后仍在刑部供职。二十四年考取军机章京记名。是年丁父忧，服满后，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入京会试，殿试对策，以一甲一名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是年会试科正总裁潘世恩，副总裁杜受田。张授职后拜见座师，潘对之说，“将来好传我衣钵”，潘世恩状元出身，后人军机，勉励张之万也要作状元宰相。后来张之万人阁拜相，果然不负乃师期望。二十九年充湖北副考官。咸丰元年（1851）充河南正考官；二年放河南学政。

张之万好言事，凡军政大事有所见，无不具疏上奏。任河南学政时，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罗大刚、曾立昌率军北伐攻安徽、河南，于归德、睢县一带大败清军，成燎原之势，直逼省城开封。张之万奏请直隶、山东、陕西、安徽四省军队来援，并请派大员督办地方团练，带头捐献军饷。咸丰四年，北伐军攻入直隶，大败钦差大臣讷尔经额于临名关，连克沧县、静海，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清军决运河水，阻挠太平军北上，太平军据守静海一带。张之万于河南具奏献计，请求于静海东南一带掘长沟，引运河水防堵，把太平军困死静海。关于归德、陈州团练事宜，奏请由署理太康县知县祝圯负责经理，以河南巡抚牛鉴和已被革职戴罪立功的前巡抚徐广缙总其成。以上各疏均得施行，获上谕嘉奖。同年九月，安徽亳州捻军领袖苏添福、张乐行率部万余，进攻河南永城、酇县一带，徐广缙奉命专办剿捕，兵败而溃，张之万奏请安徽派军会剿，并令河南派祝圯，安徽派陆希湜负责整理豫皖两省乡团。奉旨照奏施行。由此，张之万在河南省有“知兵”之誉，并深得咸丰皇帝赏识。

咸丰六年，张之万河南差竣回京，充日讲起居注官，醇王奕璘荐入上书房。时其山水画与南书房戴熙齐名。八年，教授鍾、孚两郡王读书。翌年补授翰林院侍读，充会试同考官。十年授侍读学士。

咸丰十年七月，英法联军攻入大沽口，张之万奉旨与军机大臣焦佑瀛、御史陈鸿翊回籍办理团练，张领取经费银三万两。到达天津后，以两万两交武清，一万两交静海，为招募乡勇之用。八月僧格林沁防守大沽炮台失陷，天津失守。英军谈判代表巴夏礼被清政府诱擒，押在刑部狱中，英军也将天津知县诱去扣住。咸丰皇帝亲笔朱谕寄津焦佑瀛等人说：“现在对英只有议剿，不可议抚。尔等只宜激励众心，同仇敌忾，不可稍存观望。将来如大局有转回之机，可以议抚之日，自有朱谕为凭”。又寄朱谕说：“赶紧办团，何时闻码头开战，即当带领团勇奔赴敌前，以先夺取

大炮为要。”张之万等人看皇帝决意作战，便联名奏请杀巴夏礼，以防猛虎出柙，不可复制。又奉朱谕：“所奏极是，但应稍缓须臾耳。”不久咸丰皇帝逃往热河，英法联军入京，恭亲王奕訢议和，张等才知咸丰皇帝畏惧洋人，色厉内荏。原来焦佑瀛主杀巴夏礼乃出于肃顺授意。按清制，皇帝谕旨臣下奉到后，随即上缴。张之万所奉谕旨未及上缴，咸丰已病死热河，张遂藏于家中（其孙张达驥曾见过，后遗失）。张之万赴静海募团勇五百，以后又募一千。这时清朝与英法议和成，张奏请帝驾返京，以安抚人心。又陈军机处事物繁重，请设通商衙门，专门办理各国交涉事宜；此即后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发端。

咸丰十一年（1861），张之万授詹事府詹事。七月咸丰病死，同治继位。怡王载垣、郑王瑞华、户部尚书肃顺及穆荫、杜翰、匡源、景寿、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总摄朝政。光禄寺少卿董元醇奏请慈安、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并请恭亲王辅佐，这个奏折与赞襄政务大臣意正相忤。张之万、李鸿藻与恭王奕訢，醇王奕璘私交素厚，早参密计意在除掉肃顺等势力。遂往见焦佑瀛，说：“母后临朝，前代常有，恭王乃道光帝之子，咸丰帝之弟，属尊望重，应当辅政。董元醇所奏极是，若寝置不理，不足以服廷臣之心，不若交付廷臣公议为便。”焦闻言犹豫不决。张、李又偕往见杜翰，杜不置可否。肃顺等则严旨驳斥董奏。时恭王在京议和，未奉旨不能赴热河奔丧，醇王各悉肃顺情状，与张、李密谋除肃顺等之筹划，由醇王面见太后密召恭王来热河奔丧商议计策。恭王来热河与太后密议后，立即回京。九月，同治与两太后奉咸丰梓宫回京，旋即降旨拿问怡、郑二王和肃顺等人，并命廷臣公议其罪。廷臣多持观望，以案情重大，不敢遽论。张之万援引嘉庆朝杀和珅之例，力主置之重典。结果郑、怡二王赐死，肃顺斩首，其余五大臣革职治罪。张因此深获慈禧及恭、醇二王赏识。是年冬授内阁学士，兼礼侍郎衔。这时，上书房、南书房奉慈禧懿旨编辑历代帝王政治及前朝垂帘事迹可为法戒者，张偕同太常寺卿许彭寿

等编纂成书，赐名《治平宝鉴》。得赏赐珍物，升礼部右侍郎，兼署工部左侍郎。

同治元年九月，御史刘毓楠、光禄寺少卿董元醇奏：河南洛阳知县任桂擅杀团首李树声，副将杨飞熊擅杀汝州鲁山县团首李瞻，朝廷命张之万赴河南查办。张之万至河南，具折详述河南官吏擅杀、罚银、浮收、苛治等情形，结果巡抚郑元善、知县任桂、副将杨飞熊等皆被革职或降级。张之万得上谕嘉奖，留署河南巡抚。上任不久，张之万先后数次上疏治理河道、改革地方税收方法；在军务上，张认为练勇久战，兵力疲惫，奏请裁汰。请调按察使张汝梅、道员袁保庆（袁世凯继父）来河南办理军务，擢张曜为总兵，改袁甲三九百人为亲兵，河南军务为之一新。

河南是捻军的策源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全省三府一州几乎处处都有捻军活动，其中以汝州最众。主要领导者为张凤林和陈大喜。张凤林以黄色旗为号，踞信阳、确山一带；陈以白色旗为号，坚守新蔡、项城一带。他们神出鬼没，常常联合行动，互相声援，给清军以沉重打击。为铲除河南全境的捻军，张之万于汝州督师，牵制陈大喜部，命总兵张曜、余际昌猛攻张凤林部。张孤军无援，寡不敌众，诈降清军，被斩首。张凤林部将张福林据守确山抗击清军，也被张曜攻破，张福林被擒斩首，首级悬于捻军经常出入的各大村寨。

同治二年，张之万实授河南巡抚。是时捻军陈大喜闻张凤林被斩，誓死突围，摆脱清军的牵制，由固镇转战土扶桥、李王寨等地，与捻军首领袁安愚、李四牙部会合，声势大振。张曜蹑踪追至，自顾兵力疲乏，难以制敌，按兵不动。张之万大怒，奏请革去张曜总兵职务，留营戴罪立功。又以总兵李续涛往攻，仍不力，亦予摘去顶戴处分。张之万针对捻军多骑兵，奔袭迅速特点，奏调东三省马队来援，并购买马匹编练骑兵。陈大喜率亳州捻军由正阳关南进，以小股捻军诱清军追袭，张之万不知是计，命总兵余际昌率部紧追不舍，追至湖北麻城，已成孤军深入之势。张之万急飞檄

撤兵，但为时已晚，余军行至方寨时，即遭陈大喜伏击，激战数日，余际昌及副将李廷魁战死，全军覆没。另一战场，张曜攻破荒城坡，总兵赵洪举攻破杨寨。这时安徽捻军领袖张锡珠率三万捻军由龙王庙渡河而西，张之万飞檄杨长春、李世玉各部拦截。捻军另一支李如松、徐四万、刘萃亭共数千人扼守尚店寨，控制清军进出要塞，张之万又飞檄张曜率豫胜、忠清、骁果、临胜等营进攻，并令陈州知府刘拱辰会同道员袁保庆督地方团勇策应。围绕尚寨挖长壕两道，又发给张曜部大炮数尊，云梯百余为攻寨利器。捻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鏖战四昼夜，清军竟不能克。后捻军刘萃亭出寨投降，徐四万、王九现、李如松皆战死。至此汝州一带捻军全部肃清。紧接着，张之万又攻破捻军集结重地——张罔。捻军首领张凤舞、霍光玉被擒斩首。

捻军于张罔失利后，张之万屯兵徐州，节制河南诸军。七月回省城开封。八月捻军虚攻徐州，主力张宗禹部直扑省城开封。张之万调兵不及，勉以府兵应战，一触即溃，幸总兵张曜跟踪追来，开封才未被攻破。张之万因指挥失利，着降二级留任。

同年十月，僧格林沁率军开抵河南，会商剿捻兵略。僧部扰民甚于他部，沿途除征粮草外，还征布匹甚多。地方官吏对此索取稍迟即被惩罚。有一知县孔某因供物稍缓，被僧王罚令在县衙大堂前跪数小时。这样无理暴行，通省官员多抱不平，张之万也无可奈何。

同治三年(1864)，张之万为围攻张宗禹部，拟定如下作战计划：以马队配合张曜部先破白土岗，孤立李青店捻军。命总兵吴再升驻扎马市坪，道员葛承霖驻扎回龙沟成犄角之势，三面合围渐川白土岗的张宗禹部。特留出南召一面不设兵而暴露弱点，以诱张宗禹出战，再令统领苏克金的马队驍鸨冲击，然后合围，一举全歼。不料，自正月十五日起，连降大雪不止，迟滞了部队行动。张之万将总兵宋庆由安徽调回河南，副将王文行部攻克黄梅寨，擒获捻军首领鲍景潮，侍讲吴元炳、副将范文英部连拔捻军二十

余寨；又调苏克金至南台，副都统色尔固善和副都统善庆扼守石桥镇，形成对张宗禹的包围之势。张宗禹屡次出战被挫，被困于李青寨。就在这时，忽然得报太平军扶王陈才、端王苏成春、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各部会师南阳，豫、鄂清军大为震惊。张宗禹抓住战机，以小股留守，自己则率大队由河北口突围，进抵南召之乔滩。张之万飞令各路追击。这时僧格林沁率部回徐州增援，张之万无多大建树，遂令各军归僧格林沁统一指挥。八月僧格林沁与捻军大战于光州蒿家河，都统舒适阿、巴杨阿两部大败，战死于人和寨。捻军大队退入皖境。十月，张宗禹、赖文光入豫境西进，张之万命宋庆等随僧王追击。张宗禹与陈大喜一部攻鲁山县城，与总兵陈国瑞战于邓州，陈军大败。张宗禹乘胜率部由南阳逼进汝州。张之万急忙组织防守，捻军见清军有所准备，退出汝州，回袭鲁山。

同治四年正月，僧王率部追击捻军张宗禹于鲁山，因长途奔袭，士卒疲惫，捻军以逸待劳，大败僧军，清军兵将死伤数千人。捻军乘胜追击，适清军陈国瑞部来援，捻军转攻叶城，该城只有张之万亲兵九百人驻守。张之万亲自上城督战死守，张宗禹屡攻不下，撤围而去。僧格林沁与张之万在叶县会晤，协商用兵事宜。决定张所属各部由僧王节制，追歼捻军。张之万率其亲兵由襄阳赴开封，一面加强防备，一面为僧王筹办供应军火、马匹、草料、粮饷等事宜。僧王每进转一地，就需用大车千辆，日供粮草七、八万斤，民贫财竭地方疲于应付。

同治四年三月，捻军主力奔向山东曹州府。张之万忽奉谕旨：“僧格林沁率军出河南北向，着湖北巡抚吴昌寿带兵直抵河南，接替僧格林沁速将豫捻剿除。张之万于吴昌寿到豫时，飭令所部各军听候吴昌寿调遣。”张之万接到谕旨，莫名意旨何在，遂具奏：“豫捻情况已被殄灭，鄂军素来骚扰，供养实难，河南现有军力已够使用，可以无劳湖北千里之师。”四月初五日张之万又接上谕：“着吴昌寿调往河南巡抚，张之万着其署理河东道总督。”张之